

中国艳史

明代宫闱史

(民国)许啸天 著

(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全史/张立波主编. -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9.3
ISBN 7-80551-044-X
. 中... . 张... . 章回小说-作
品集-中国-古代 . K209

中国全史·中国通史演义·明史演义

作 者:(民国)蔡东藩

排版设计:山东精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山东友谊出版社

社 址:济南市玉函路 16 号

邮政编码:250002

印 刷:莒县新华印刷厂

开 本:880×1230mm 1/32

总 印 张:400 字数:3 000 千字

版 次: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1 000 册

书 号:ISBN 7-80551-044-X/K·25

定 价:3980.00 元

目 录

第一〇五回 花影隔帘倒乱鸳谱 哀声满野折断雁行	1
第一〇六回 热泪流红悲谏一篇文 青磷闪碧悖语数 行书	12
第一〇七回 为国求精皇亲装穷汉 守城拒寇将士效 忠臣	24
第一〇八回 巾幗将军云英争父骨 青楼侠女曼仙鸩 奸酋	36
第一〇九回 晨聚暮散朝士尽蜉蝣 柳翠花红国丈庆 耄耄	48
第一一〇回 喋血深宫凄凉悲亡国 伤心月殿遗恨感 煤山	60
第一一一回 脂粉酬功血溅青罗帐 忠义报主泪洒绿 杨天	71
第一一二回 拔须炙鼻蠹民现怪象 凿睛敲齿贼将施 酷刑	83
第一一三回 愤争红颜思引狼入室 忍弃白发为揖盗 开门	94
第一一四回 鸟语花香九王爷窃玉 剑光灯影文皇后	

殢情	104
第一一五回 风扫残雪三桂夺圆圆 露滴金枝睿王娶 嫂嫂	115
第一一六回 浅笑轻颦玉人装半面 银箏渔鼓少主宴 三更	127
第一一七回 花落江南轻舟载美人 色空滇北冷寺栖 芳踪	139
第一一八回 北风凜凜海道奔黑夜 疑云阵阵噩梦惊 深宵	151
第一一九回 新仇旧恨清帝入空门 燕唱莺啼吴藩登 大位	162
第一二〇回 水尽山穷永历遁缅甸 吟梅嚼雪明事结 全编	173

第一〇五回 花影隔帘倒乱鸳谱 哀声满野折断雁行

却说开封巡抚高名衡，闻得贼兵猝至，忙命兵士闭城，并引黄河之水，环绕城壕，使贼兵不得近城。李自成领兵赶到，见沿城四面是水，连炮火都不能攻他了，自成咆哮如雷，独眼中几乎迸出火星来。正在这个当儿，忽报军中获了奸细，自成叫绑上来，却是一个长不满三尺的矮人。自成怒喝道：“你唤什么名儿？谁使你来探谍军情的？从实讲来！”宋献磕了个头道：“小人名宋献字献策，并非奸细，乃是来助大王破城的。”

自成大笑道：“胡说！咱这是强兵猛将，正不知多少，围城三次，不曾攻下。你这个鬬茸的相貌，有多大本领，敢信口狂言？”宋献正色道：“这是军事，岂可妄谈，自蹈罪戾？”自成说道：“那么，你且讲怎么破得此城？”宋献答道：“小人在本处卖卜，略晓阴阳，兼知地理。如今城内引水自固，大王只消堵住上流，把河水倒灌入城去，不出三天，这城还怕它不破么？”自成大喜，命牛金星把宋献看管着，待破城之后放他。

一面命贼兵决水，不到半天工夫，但叫得河水汹汹，好似万马奔骤，直向城中灌去。高名衡正亲巡城，

猛见白浪滔天地滚来，要待搬上去抢堵时，哪里还来得及？霎那间满城是水，平地水深丈余，急得名衡连连顿足，不知怎样是好。

城内民兵大乱，号哭之声连天。副将陈永福，保了周王恭枵，驾着一艘小舟，爬山逃走。等到贼兵起来，周王、高名衡、陈永福等已经走远了。后来陈永福们降了李自成，暂且不提。

当下自成已驾了大舟，由城头上冲入城内。这时百姓多蹲身在屋顶上，弄得逃也没有逃处，只好束手待擒。贼中规例，围一日城破不杀，两日杀三分之一，三日杀三分之二，过了三天，就得屠城无赦。现在自成已三围开封，前后凡七个月，才算攻下，自成已恨极的了，又兼围城时伤了一目，变成独眼龙了，因此恨上加恨，自然要屠城的了。于是自成乘船进城，先把屋上的百姓，一个个地捆绑起来。可怜城中已绝粮三天，都饿得面有菜色。贼众缚好了人民，杀散了官兵，方在上流去了堵塞，水势立刻退尽。自成下令，将所缚得的百姓，男子不论老幼，一概斩首。女子择年轻美貌的留在帐里侍寝，年老的妇女发给各营，替兵士们涤洗执爨。又把周王邸中的官人侍女，一并捕来，自成选了几名最美丽的，其余的都派与帐下的兵士。

又将仓库打开，令贼众任意取舍。

这样的闹了十几天，忽警骑报到，京中遣孙传庭，领兵来援开封了。自成听说，吃了一惊道：“孙老儿不比别人，倒要留神他一下的。”即派马文宗为先锋，自己领了大兵，前去迎敌。谁知孙传庭已得知开封失陷，便按兵不敢轻进。过了几天，陈永福领败兵来依传庭，谓周王偕高名衡，星夜往浙江去了。

传庭闻贼兵势大，越发觉得胆怯。讲到孙传庭的人，倒是个身经百战的名将，从来不肯出兵退缩的。这时逢到了李自成，不知怎样会畏首畏尾起来，致令贼众威势日盛，酿成后来的大患，岂非天数么？那自成也怕孙传庭多谋，他见传庭不进，便也驻兵自守，两下对垒，经月不战。

贼军中本无饷精盈着的，一个多月不动兵，弄得无处劫掠，贼营就要乏食了。自成恐军心变乱，被孙传庭所乘，忙召牛金星、宋献策(即宋献，时已释出，经自成拜为护军参议)商议粮饷的救济。宋献策笑道：“急救的方法倒有一个，不知大王能行不能？”自成大喜道：“参议的妙计，咱没有不从的。”宋献策道：“大王军中，所多的是妇女，千百成群地豢养着，一旦有起事来，宁不累赘？莫如效那好生之德，把那些妇女，一并释放了。但她们身虽得脱，仍旧无家可归，

值此乱世，任她们漂流各处，早晚要落在匪人手里，不是弄巧成拙吗？依在下的愚见，将这般妇女，无论老少，一古脑儿用布袋装了，叫士兵们弄到市上，听人购买，每袋卖钱两吊，或是米谷五斗。那没有妻子的人，出两吊钱可得妻子，大王也积少成多，军中不愁没有粮饷了。”李自成听了，拍手笑道：“这个计较很好，咱们就立刻去办吧？”当下派了牛金星为监督，命妇女们缝就布袋万只，把老少妇女，一齐装入袋内，抬往市中，悬榜招买，每人五斗或钱两吊，即可取得布囊一个。这样的一来，不曾取妻的，都负钱担米，到市中来换妻子。不过置在布囊内的妇女、瞧不出她的面貌和年龄，又不能开了布袋拣选的，由是弄出不少笑话来。

有一个少年男子，出两吊钱取了一个布袋，很高兴地负到家里。及至解开布囊来瞧时，不禁目瞪口呆，做声不得，原来囊中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姬，把来做祖母还赚年长，休说是做妻子了。那少年没法，只好自认晦气罢了。又有一个少年，也买了一个布囊，当场在市上打开，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妇人。

那少年怔了半晌，又去购了一只布囊来。及至打开布囊，仍然是一个老太太，而且年纪比方才的老妇人更大了。那少年满肚地懊丧，恨恨地说道：“俺是

来取妻子，不是来认祖母和母亲的，要了这些老太太去养老吗？”说罢回身便走，引得市上的人，一齐大笑起来。兵士们见那少年逃走，吆喝一声，飞步追上，一把扭住了那少年，高声骂道：“你这个混蛋！既出钱买了妻子，为什么不把她带去？”那少年给兵士一拖，早吓得面色如土，颤巍巍答道：“俺不要这样老妻。”兵士也笑道：“你嫌她老，难道别人就不嫌她老的么？况且这是你的运气不好，自己去拣来的，不能怪着别人。倘多和你一般的，嫌着年老，就撒下了管自己一走，叫那些老姬，孤伶伶地去依靠谁呢？”那少年没法，只得领了两个老姬，哭丧着脸儿，唉声叹气地回去。市上的人，又大家笑了一阵。

还有一个老翁，老年丧偶，便也出了两吊钱，想买一个老妻回去，以慰暮年的寂寞。谁知打开布袋来，倒是一个娇娆的美人儿。那老翁不禁喜出望外，笑得一张瘪嘴，几乎合不拢来。

哪里晓得那美人儿，也赚那老翁年纪太大了，心里十分不愿意。

恰好旁边一个美少年，买着一个老姬，在那里发怔。美人便悄悄地对那少年丢了眼色，两人一个撒下老姬，一个撒了老翁，手携着手，很亲热地走了。那老姬明知自己配不上那个少年，只呆立着不做声。

独有那个老翁，却不肯相舍，忙三脚两步地赶上、拖住那美人儿说道：“你是咱买了，已是咱家的人了，怎么跟着别人，敢是想逃走不成？”那少年听了，不等他说毕，把两眼一睁，高声喝道：“谁是你的人？哪个是你买的？”说时指着那美人道：“她是俺的妻子，是俺刚才买来的。你这样大的年纪，还要冒认人家的少妇，不是妄想么？”那老翁气得火星直冒，大喝道：“怎么话！这少妇是咱家买来的，怎说是你的？青天白日，容得你这样胡赖么？”那少年怪叫起来，大骂：“你这个老悖！好没来由，俺的妻子，你想胡赖人家的，倒说俺是胡赖！你这一把年纪，难道是活在狗身上的？”那老翁被少年一顿羞辱，越发咆哮如雷。一老一少，为了一个女子，两下里由斗嘴而进至殴打，大家扭住了一团。

旁观的人，围绕了一大群。那少年撇下的老姬，这时也走过来了。少年看见便指着那老姬，向众人说道：“列位请看那老头儿不是无理么？他自己买了这位老太太嫌她老，见俺的少妇，他忽然说少妇是他买的，硬要把俺的妻子认做是他买得的。列位试想想，俺肯甘心的么？”众人见说，又把那老姬打量一下，都来向老翁劝道：“老相公，你就平一点气儿吧！即使那少妇真个是你老相公买得的，你已有了年纪的

人，要她来也没甚用处。就是那少妇，也未必愿意跟着老相公的，况这位老太太，恰好和老相公是一对，以老配老，天凑姻缘，足够娱老相公的晚景。何必定要那少妇呢？”那老翁见众人都帮助着那少年说话，气得胡须根根倒竖，一手扭住那少年，一手拖住了少妇，把头摇得和鼓似的，嘴里不住地说：“反了！反了！少妇是咱家买来的是咱的人了，怎么来混赖咱家的，世上没有公理了！”众人见劝不醒那老翁，如要劝那少年弃了少妇，让给老翁，这是当然办不到的了。

那少年被老翁拉着手臂不得脱身，不由地也心头火起，便蓦地把老翁一摔，一面去搀了那少妇，趁势将老翁一推。老翁立脚不稳，一交倒在地上，挣扎起来，死命地望着那少年一头撞去。众人见老翁来势凶恶，忙七手八脚地把他拉住。老翁被少年摔了一交，撞又撞不着，气得他手脚也发了抖，面皮铁青，说话连舌头都僵了，兀是指天划地地说着，颈子涨得很粗，青筋根根绽起，口边上的涎沫四溅开来。又因舌头僵了，说话更其含糊，别人也不知道他说些什么，倒把闲着的人，看了老翁这种怪相，都忍不住哈哈大笑。那老翁吃众人阻止，不许他去打少年，弄得发起急来，嗔着两只昏花的老眼，大有遇人即噬的气慨。正在难分难解的当儿，恰好游巡宫马文宗经过，望见众人围

如堵墙，疑是什么人闹事，便分开了众人，走上前去。

那少年眼快，早已瞧见一个军官装束的挨进人丛来，忙迎将上来对着马文宗深深地唱了个喏，把自己买得一个少妇，老翁要冒认他的话，从头至尾，很安详地讲了一遍。

马文宗点一点头，接着询问老翁，那老翁已是气急败坏，哪里还说得清楚？又兼操的闽浙口音。马文宗是山西人，益觉听不懂了。那老翁只顾滔滔不绝，文宗也不去理他，回顾那少妇道：“你心上怎样？”那少妇指着少年道：“他既买我来，我自然是他妻子了。”文宗听说，把手一挥，是叫他们走的意思，那少年和少妇，便高高兴兴地走了。那老翁待要去追，被文宗伸手拦住道：“你这老儿好没分晓！人家取了少妇，干你甚事？”又指着老嫗道：“快领了她回去吧！”老翁哪里肯听，还待倔强，引得文宗性起，霍地拔出霜雪也似地一把宝剑来，大声喝道：“你不走吗？”老翁这才慌了手脚，不知不觉地双膝跪倒。文宗叫起身速去，老翁不敢违拗，只得领了那老嫗，抱头鼠窜地走了。那班闲人又大笑了一场，谓那老翁不识时务，一样地领着老嫗走路，能够早听了众人的相劝，就不至于出这个丑了。

又有一个老儿，是个员外打扮，也出两吊钱，买

了一个布囊，心里想弄个美人儿，把来纳做簪室。当下命家仆解了布囊，里面果然是位俊俏佳人。那知趣的仆人，口里向老主人道贺，喜得那老员外眉开眼笑，万分的得意。不料那美人忽地跪在地上，呜呜咽咽地哭将起来，一边哭着，口中不住地叫着舅父。

老员外听了她的呼声，睁了花眼，定睛细看，不觉喊声：“哎呀！”忙把那美人扶起来。

原来美人不是别个，正是自己的外甥女儿，也就是未婚的婚妇(旧习，表姊妹和表兄弟可以结婚。今则因血统关系，虽婚不生效力)。老员外一团高兴，到此冰释。这布袋美人(是那时一种名称)买的人很多，得着佳妇淑女的也有，买着半老徐娘和龙钟老嫗的也有。他如兄弟买得姊妹，老父买得女儿，子买妻得母，翁买妾获媳。种种酿成的笑话，一时说不尽许多。

李自成卖去了这些妇女，得银数十万两，米一千余斛，充作了军饷，又可支持一月了。光阴白驹过隙，转眼半个多月。

李自成见孙传庭的兵马不进不退，想自己和他对垒，徒耗精饷。

要待望别处发展，进恐非传庭敌手，退又怕官兵来追，正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了。于是和宋献策等密议，设法进兵他邑。

宋献策说道：“传庭老于军事的人，我们的营寨若一移动，官兵必趁势袭剿，那时军心一乱，就不易收拾了！”自成说道：“那么怎样才得妥当？”牛金星说道：“依咱的意思，主帅可领兵先行，咱们随后慢慢的进发，就不患官兵来追赶了。”自成如言，当夜便率同劲率五千名，向确山疾驰。传庭闻极，见贼兵大本营不动，未敢轻易追逐。牛金星待自成去远，乘夜驱兵潜遁，及至孙传庭觉察，贼营内不过悬羊击鼓，贼众早已遁走了。

自成兵进确山，陷了汝宁，擒获崇王由櫜并弟由樽。由樽是英宗的第六子，见泽的第六世孙，出封汝宁。时守汝宁的是监军孔会贞，总督杨文岳，督兵登城死守。李自成令设云梯千架，一声鼓响，三军齐上。文岳率兵拒杀不及，孔会贞忙领家将来救应，贼兵已经入城。杨文岳与孔会贞，亲自挥戈巷战。

贼兵越来越多，杨文岳力竭被擒，孔会贞受伤堕马，也给贼兵擒住了。自成既破汝宁，令推崇王由櫜上前。由櫜吓得面容失色，愿拜伏投诚。独由樽不应，并破口大骂。自成怒道：“你身已受缚，还敢倔强么？”喝左右推出去砍了。由樽回顾由櫜，高声说道：“哥哥，兄弟要和你长别了！”这一声又悲怆又惨痛的呼唤，就是石头人也要下泪，何况由櫜，到底是同胞兄

弟，又不是甘心降贼的。

因此忍不住走下阶陛，一把抱住了由樽，放声大哭起来。

由樽更哭得回不过气来。自成大怒，叫随行的亲兵，用皮鞭将由横打开。左右拖着由樽，带拽带推地出去了。不多一会，小兵捧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进来。由横看了，大叫一声，昏倒地上。杨文岳和孔会贞，认出首级是崇王兄弟由樽的，不禁义愤填胸，顿足痛骂自成：“逆贼！擅杀帝胄。俺生既不能啖贼肉，死必为厉鬼杀贼！”自成听了狞笑道：“你这样的求死，咱偏使你慢慢地死。说罢，命先把杨文岳绑出城外，架起九级钢管的大炮来，装入火药和铅丸，燃着药线，对准了文岳的前胸，轰然的一炮，打的杨文岳的前胸变成了血肉模糊的一个窟窿。心肺五脏，都流了出来。”孔文贞在城门上瞧见，大叫：“先把咱杀了，和杨总督一块儿去！”李自成叫把孔会贞拖到草地上，将会贞倒伏在炮门口。轰的一声，一个忠心耿耿的孔监军，只弹得肤肉崩裂，肠胃纷飞。自成坐在马上，拍手哈哈大笑。由横目睹这种惨酷的情形，掩面不忍瞧看。自成杀了杨文岳和孔会贞，下令屠城。可怜汝宁的百姓，只杀得男哭女啼，惨呼声达四野。

那些贼兵，分头杀掠，只有美貌的女子，赦宥不

杀，被贼众驱入帐中，任意寻乐。贼寨内的妇女，大都不着衣裾，但披玄色的轻纱，遮掩着上下体。就轻纱中望去，仍然纤毫毕露。

其时汝宁城中，道无行人。夕阳西垂，即已鬼声啾啾。兵燹之后，又继以大疫。崇王痛弟惨死，一面私自收殓，又不敢公然去祭奠。悄悄地叮嘱小校，把由樽的棺木，暂厝在荒寺里。崇王偷个空儿，往坟前去痛哭一番，并暗暗祝告道：“弟如英魂有灵，护兄出得虎口，早晚与你复仇。”说罢叩头起身，竟自出寺，也不再回贼寨，便一口气狂奔出城。是夜星月无光，一路上阴风淅淅。崇王急急地逃走，倒也忘了畏惧。正走之间，忽听脑后啼声大声，火光乱射，却是贼兵追来了。崇王心慌，几乎惊倒在地。不知崇王走脱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〇六回 热泪流红悲诔一篇文 青磷闪碧悖语数行书

却说崇王由櫓，黑夜遁出贼窟，向前狂奔，也不辨什么路径了。不防背后喊声大作，贼目孙文宗，领了五十名铁骑来迫。

崇王一时慌急了，忙望着路旁土地祠内躲避。那神祠又是年久失修的败寺，四处无可藏身，只得向神座下面一钻，蜷体俯伏着，连气都不敢喘一下。转眼

孙文宗赶到了，令左右进祠搜寻，吓得个崇王遍身颤抖。那贼兵几次到神座下来照看，都被阴风吹熄了火把，瞧不清楚神座下的东西。那照看的兵士，见瞧不到什么，又被冷风吹得毛发悚然，回说找不到人，孙文宗吩咐出祠去追。崇王伏在神座下，但觉阴风飒飒，似有迷雾相护。

待到贼兵出祠，崇王爬出神座，叩了个头，飞身往西而走，口里默默地说道：“吾弟保佑，今已脱险，求你再护我一程。”说犹未了，旋风骤起，似在前引路。崇王随了旋风飞奔，一口气跑了六七十里。天色已渐渐破晓了，崇王略为觉得困倦，坐在道旁树下休息了一会，起身再走。时左良玉驻兵襄阳，崇王饥餐渴饮，竟奔襄阳，投入左良玉军中暂避，按下不提。

再说李自成破了汝宁，大肆屠戮，及至闻崇王潜逃，孙文宗追赶不着，不觉大愤，便连夜兵进承天，副使张凤翥，巡抚宋一鹤，总兵钱中选，知府王玘，县令萧汉，都协力守城，誓以身许国，有“城亡人亦亡”的宣言。宋一鹤在承天，很有政声，就是县令萧汉，人民也称他作萧青天。所以城内的百姓，齐声说道：“父母官如殉城，我们小民，也自愿同归于尽。”李自成围城，三四日不下，便引兵退去。人民启城采薪，奸细乘间混入城内，到了半夜大开东门，贼兵蜂